Culture
文化思语

光明路上 有你同行

郭 凯

每本书都在想，但愿你的光明路上，有我曾伴你前行。

春天不是读书天。孔老夫子说过，春天嘛，应该携上三五好友出门踏青，再一起泡个澡，喝酒吟诗、伸伸懒腰、做做白日梦，快乐地荒废一个美丽的日子。

既然春天不适合读书，干吗还要喋喋不休？

书这个东西如世上任何一种事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判角度。喜爱崇敬者，视书如宝贝，书房比闺房更神圣不可侵犯；厌恶轻视者，视书为鸡肋，把家里所有的书都当废品处理也无所谓。读书者固然自命清高，但世上确实也有不爱读书之人。读书只是习惯和兴趣而已，不要等同于教育或者教养，不能用是否爱读书来评价一个人的好坏高低。不要上纲上线，也不该党同伐异。说实话，都是血肉之躯，谁也不比谁高多少。

喜欢逛旧书店，曾经为这种模仿文化人的行为偷偷窃喜，其实也就是一种自我催眠。很多次买到了有作者签名甚至题字的旧书，“XX老师惠存”，粗略地翻翻，不免为一腔热情的作者感到遗憾。不一定是老师就一定是爱书的，即使是爱书，也不一定能看得上你的书。一切事物总得有个归宿，对于一本书的命运来说，是尘封角落慢慢落灰，永远无人问津，还是贱卖废品收购站，回收再利用，打成新纸服务人类更为悲惨？或者说，更有价值？

文如其人？见字如面？中国人看重文字，也往往容易把文字背后的人幻想化甚至理想化。要知道在这世界上，没有比文字更会伪装和说谎的东西了。粉红色的少女文学，青涩的校园故事，它的作者可能是爱吃大蒜、大腹便便的抠脚大叔，为了谋生一晚上五篇大作就能诞生；刀光剑影的武侠小说，惊险刺激的探险故事，作者可能是个高度近视，体育从没及格的宅男小哥。“XX秘籍究竟流落何方？请听下回分解”，然后接着吃自己的外卖盒饭。如果规定，所有作家的作品都得百分之百契合自己的真实经历与实在想法，相信我，这世界上能看的书会少之又少。

所以书里的想象力、好奇心、白日梦，是个理想国。当然，还有你写不出的诗和到不了的远方。书能做的，只是让你心中风驰电掣的火车在一个乡间小站莫名其妙地停留一会。乘客们都在熟睡，没什么人要下车。你裹裹大衣、在荒野的黑暗里点根烟，抬头一看居然漫天星斗，你突然笑了。

书，可以作为敲门砖，可以当挡箭牌，可以打发时光，可以传情达意。你若喜欢，也可以拿来当枕头，垫在脚下摘树上的果子，打仗时搬去街上当街垒，或者夏天用来打蚊子。我说的只是比喻，真正的读书人肯定不高兴了，他们不会这么干。总之，你可以借助书变成一个庸庸且实用的家伙，或者一个有趣但无用的家伙。书在你手，看不看，看多少，怎么看，就和它没关系了。

读书吧，那些在长长的人生旅途中变得面目模糊的人们，尽管这可能不会改变任何东西。你要知道它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给你任何快乐或忧伤。它默默无言，你与它见面时，最好也变得寂静无声。“人生就是两段无尽黑暗中的短暂光明”。而每本书都在想，但愿你的光明路上，有我曾伴你前行。

《周末》执行主编 姜 范
责任编辑 李 丹
美术编辑 高 妍
邮箱 jjrbzmzk@163.com

光影

春到罗平，沉寂的田野明丽起来、喧闹起来。在滇、桂、黔三省区交界处的这方土地上，数十万亩油菜花竞相怒放、流金溢彩，开出了金灿灿的花的海洋。

勤劳的放蜂人赶了过来，灵敏的摄影人赶了过来，四面八方追逐温暖和美丽的旅行者赶了过来。罗平坝子上，流动着的色彩鲜艳的衣裳，与黛青的峰丛、金黄的菜花一起，构成了中国早春的一个经典画面。 徐渭明文/摄

☞ 玩着手机长大的这代人正在将网络募捐塑造成未来公益筹款的趋势和大方向

☞ 方便快捷的网络募捐不仅会成为公益的主要形式，也会成为我国慈善事业公开透明的加速器

微公益 大善举

余 颖

因为给好友浇树就可以获得一张福卡，春节期间，支付宝的积福活动让“蚂蚁森林”收获了一片绿色，蚂蚁金服在阿拉善种下70多万棵梭梭树也在朋友圈、今日头条等平台刷了一把存在感。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研究发现，“蚂蚁森林”的走红不是偶然：随着“80后”“90后”进入社会主流，体验性强、方便快捷的公益项目逐渐兴起，在传统公益之外开辟出属于年轻人的半壁江山。

“80后”“90后”占主流

2016年是我国公益事业值得书写的一年，《慈善法》出台、罗尔事件争议、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等事件，让公益、捐助、慈善等字眼成为年度热词。仅在今日头条平台上，去年就出现了37.1万条公益文章，总阅读量达到9.02亿。

在蚂蚁金服的公益平台上，爱心用户也连续4年高增长，特别是捐款两次及以上的用户在2016年达到47%，而2015年还只有40%。也就是说，近半用户的捐赠行为不再是随机接触募捐项目后的怦然心动，而是相对持续的关注和付出。

引起改变的主要力量是“80后”“90后”。蚂蚁金服发布的支付宝爱心捐赠平台2016数据显示，去年一年平台捐款的45%来自“80后”，26%来自“90后”，他们是善款的主要来源。

有意思的是，在捐献人数上却是“90后”占据半壁江山，高达48%，超过“80后”的35%，更把“70后”的9%远远甩在身后。今日头条上的数据显示出同样的趋势，在最关注公益资讯的人群中，18岁至30岁的读者占65%，其中绝大多数是“90后”。

“‘90后’目前可能没有‘70后’‘80后’财力雄厚，但他们代表着未来。”邓国胜告诉记者，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出两个趋势，“一是随着‘90后’的长大，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公益或者捐款。同时，玩着手机长大的这代人正在将网络募捐塑造成未来公益筹款的趋势和大方向，公益机构要抓住这个未来，不能只看当下，要长远布局”。

不爱悲情牌 喜欢体验式

在蚂蚁金服发布的2016捐赠排行榜上，壹基金儿童月捐项目折桂。壹基金副秘书长沈旻却告诉记者，“80后”“90后”的捐赠行为是基于手机、基于移动互联网发生的，“技术让年轻人方便加入公益，但他们同时也是非常容易失去的人群”。

如何把年轻人对公益的关注，转化为忠实的支持，从而留住他们？沈旻认为，必须先了解未来公益组织面临的群体，了解这些有爱心的年轻人。

为了做到这一点，今年春节前，沈旻和她的团队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一场“计算大战”中。“提炼数据很不容易，团队几乎被我搞崩溃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扮演人工智能的角色。”沈旻坦言，即便是如此初阶的数据工作，对大部分公益机构来说，依然无法实现。

拿到蚂蚁金服和今日头条发布的2016网络公益数据后，沈旻的信心又多了几分。大数据、云计算分析得出的捐款人画像、捐款趋势，能帮助公益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发”年轻人的爱心。

“现在做公益的方式更加多元化，用户并不是针对某一个项目去捐款，而是更青睐各种持续的、有参与感的捐赠方式。”邓国胜分析说，“90后”喜欢体验感强的项目，那些打悲情牌吸引捐赠的项目可能很难吸引他们。

了解自己的“工作”对象有何特征，有助于公益组织有的放矢地策划公益项目。这一点，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颜志涛深有体会。“扶贫基金会从几年前就开始关注和深挖民政部发布的国民捐赠数据，结果发现这几年企业捐赠增速放缓，反倒是个人小额捐赠猛增，两三年时间里，从20亿元增长到45亿元。”颜志涛表示，以此为依据，原本以企业捐款为主要来源的扶贫基金会迅速调整。

“2016年，我们的捐款总额中有五分之二来自个人。”颜志涛高度认可大数据的帮助，“外界可能没有感知，但筹款对象的调整对我们来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战略选择”。

公开才有公信力

在清华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韩亦顺看来，大数据和大计算除了提供“客户画像”和“管理建议”外，还能帮助公益行业重塑信任感。这正是慈善捐助亟待解决的最大痛点。

长期以来，公益捐赠的不透明、诈捐、骗捐备受质疑，已经极大阻碍了民众献爱心的积极性。而公益组织传统的管理模式又很难满足现代人对透明公开日益高涨的需求。还有一些新出现的募捐形式，监管力量还来不及注意到，就已经爆发。去年罗尔事件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微信打赏并不是民政部认可的13家公益募捐平台，缺乏必要的监督审核。

韩亦顺表示，在此背景下，“依托互联网优势的一定程度上的公益数据开放，有助于形成公益领域的公信力”。

蚂蚁金服曾经做过调查，用户之所以在蚂蚁金服公益平台捐赠，主要是因为信赖支付宝的品牌、捐赠金额不大且代扣很方便、平台合作机构可信赖、支付流程简单、互动性强、项目种类丰富等，七大因素中有4个都与信任相关。而用户在选择为哪个项目捐款时，“项目公开透明的程度”也是最重要的参考因素之一。因此，蚂蚁金服公益平台一直在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公益项目的透明公开。

在他们的官网上，任何一个项目都有全套资料供查询。以去年10月完成募捐的救助白血病孩子杨威为例，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贴出了孩子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确诊信息，并附有低保证和家庭情况的详细介绍，杨威在医院治疗的照片、孩子的个人喜好、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的全部信息也一并公开。

这条筹款信息打动了16988名网友，最终筹款超过15万元。2016年10月11日10时15分，善款拨付的同时，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就在网上挂出了拨款信息，并介绍了杨威的治疗进展情况。此后的10多次善款拨付情况也实时在网上公布，介绍了杨威在医院做第七次化疗的情况。

看着这样精确及时的反馈，捐赠者心里想必会更踏实些。据了解，去年底支付宝还上线了最新的区块链公益项目，用无法篡改的“在线账本”保证了公益资金的高度安全。

不只是支付宝，现在几乎所有的公益项目都力求依托互联网，打开天窗做慈善，通过客户端的card推送、App的定期公开告知、官网同步公开以及公益组织的博客告知等等，向爱心人士交代每一分钱的去处。在新浪的扬帆计划官网上，能看到网友捐赠的每一本书、受捐的每一所学校，连校长的联系电话也是公开的。随着互联网一代的成熟，方便快捷的网络募捐不仅会成为公益的主要形式，也会成为我国慈善事业公开透明的加速器。

7 Weekend 星期话题

前不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说了一段话让我深有感触。他说：“我想让我的每一部作品，都能成为给孩子打精神底子的书。首先要有正当的道义感，第二要有自始至终的审美价值，第三要在字里行间流动悲悯情怀，这三个维度就是我所说的精神底子。”

这不是曹文轩第一次论述“给孩子打好精神底子”，在多种场合他都曾抛出这个理念。他主张儿童应该阅读一些大善、大美、大智慧的、用来给精神打底子的书。正因如此，他在《草房子》《青铜葵花》等作品里，写主人公与噩运、与天灾人祸抗争……那些主人公顽强地与命运抗争，让曹文轩的作品不仅有“血肉”，而且有“骨头”。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写苦难没让一个孩子悲观失望、心灰意冷，他们只会在感动中变得昂扬”。

给孩子打好“精神底子”

何勇海

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最初是白纸一张，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当从小抓起。就像那个“扣扣子”的比喻：人生的“扣子”要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否则一粒出错粒粒皆错。少年儿童时期也常被比喻为“打底色时期”，是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故而，所有儿童文艺创作者都应该具有自律精神和社会担当，给少年儿童提供优良的精神养分，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正能量的熏陶。

给孩子打好精神底子的文艺作品，应具有社会道义、审美价值、悲悯情怀。此三个元素是曹文轩作品的重要元素，也是其作品有口皆碑的原因。道义即道德和正义，是做人的约束、规范、规矩，用来维系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儿童文艺作品充满道义感，孩子们长期读之则更容易培养道义精神，远比强硬说教更有用。而审美价值则是人们看待万事万物的价值取向，阅读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能让孩子们向真向美向善。带有悲悯情怀的作品，则能让孩子们怜惜弱小、体恤无助，练就人性中最温暖的东西。

要创作出给孩子打好精神底子的文艺作品，需要创作者长期坚守文艺良心。现在的童书市场有个很不好的格局，类型单一，多为奇幻作品，令人忧虑。一些儿童文艺创作者只是将文艺创作当成赚钱工具，抱着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什么赚钱写什么，什么流行写什么，以庸俗、低俗、媚俗之作误导乃至于伤害当今小读者。这是坚决要摒弃的。文学作品应该以“引路人”的姿态和情怀，写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尤其是那些写给孩子们的作品。